



2  
1997  
2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

文帝紀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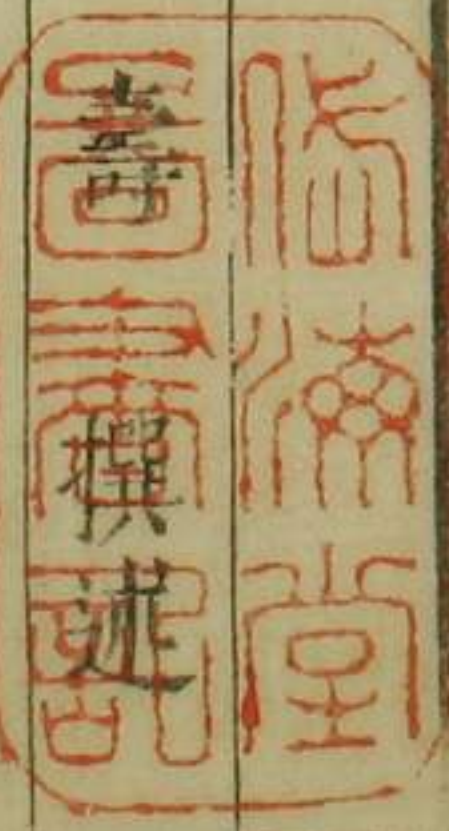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

三國志

魏書一 文帝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  
市島謙吉氏贈



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  
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  
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作威福  
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却慮持節奉策  
免溫官

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  
魏太子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  
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贈壽  
幾何元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

貽誅不善  
宜其挈孤  
雖予司馬

後無幾而立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主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  
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  
光於宇宙朕用垂拱負辰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  
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  
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  
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主璽紱領冀州牧方  
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  
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

聞之禮究曾閱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  
祇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  
年二月

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  
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  
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  
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  
有違理掎克暴虐者舉其罪

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

抑宦官

單颺

殷登

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  
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  
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  
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  
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  
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  
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  
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

魏人詞令  
多典

遣歸家

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滅貊扶餘單于焉  
耆于闐主皆各遣使奉獻

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  
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  
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  
常王脩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奕萬潛中尉徐  
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路仁義竝早即世而子  
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

獎忠胤王  
修袁渙附  
淵  
奕萬潛國

魏書曰賜饒安田租渤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  
太常以太牢祠宗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 孫盛曰在禮

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于城門失其所也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

氏曰太主后封王子獻為武德侯

魏略曰以待中鄭稱為武德侯傳令曰龍淵太阿

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礮之以砥礪

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

鄭稱

欲有賜處

稔態

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

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為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勳兵革也。

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

明諺進斬之華降

華後為兖州刺史見王凌傳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

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益視金鼓之節

庚午遂南征

霍性

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主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主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

三國志

魏書二文帝

五

殺直

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  
 興愚謂大主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  
 功業可成而令翊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  
 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于累卵昔夏  
 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太  
 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  
 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  
 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  
 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

右連降

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兵也堯有衢  
 室之間者下聽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  
 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  
 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  
 帝明主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

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  
 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  
 奉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  
 居漢陽郡

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  
即來吾惟春秋衰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  
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風沙之民  
自縛其君以歸神農陶國之衆襁負其子而人豐  
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  
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  
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主皆樂其所生禮不  
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

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 孫盛

曰昔者先主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  
海存盡其敬亾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二之義悖  
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  
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  
典百主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  
之譏宰予降暮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積忘戚君子  
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  
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六節者哉故雖二季之末七



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于旬朔之間釋麻杖于反  
 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  
 而廢縗素奪于至尊四海散其過密義感闕于羣  
 后大化墜于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  
 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積于百代  
 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為  
 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  
 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  
 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  
 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

世之期促也

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  
 伐士卒死凶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棺  
 槨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

槨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槨應  
 劭曰槨小棺也今謂之槨應璩百一詩曰槨車在  
 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  
 觀洪積而念槨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

按八月當作八年漢  
 書高祖八年冬十月  
 有此令此蓋傳寫之誤

漢禮

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主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主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夫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兇肆逆宇內顛覆賴武主神武拯茲難

符命

于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主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乎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識

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魚。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于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

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為諂。况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光應竝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主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恣、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効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

無有聲臭  
亦豈有象

道周武未戰而赤鳥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  
孝宣及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識是天之  
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  
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  
漸淙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  
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識先著  
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暮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  
於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  
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  
犁牛之駸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

日。是已。觀斯言事良重。吾不德於是。尚書僕射宣  
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  
見讖緯于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  
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  
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  
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  
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  
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  
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會稽曰。漢以  
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

聖上朕一字諸  
本皆同未知何  
字

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  
曰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  
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  
魏當代漢今魏基昌于許漢徵絕于許乃今効見  
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  
亾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亾或  
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  
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亾老  
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積 聖聰明四百  
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其禮樂

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  
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竝光日居下其為  
壬反為輔五入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牛許字兩  
日昌字漢當以許亾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  
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  
下臣聞帝主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  
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遇之至于八百無德  
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  
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訖今四百二十二歲又高  
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于獲麟獲麟以

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卽征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于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竝出。斯皆

鳥  
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連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竝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太傳曰。周公何以

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殷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効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

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一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主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主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戎字辭不宜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

骨絲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  
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  
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  
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  
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  
魏國受命之符今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  
義無以過然古先哲主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  
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  
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

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于洪範則  
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  
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于前失道數盡者迭  
廢于後傳譏甚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  
輒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  
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  
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  
先主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至德當歷  
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  
兼仍徃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連



期如緯之識斯文乃著于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卞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顛顛咸注嘉願惟殿卞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卞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于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由百姓面有飢色衣或裋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

諸公自諫  
邪自警邪

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矣丑宜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祜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冲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卞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

矯偽至此

而于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  
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  
之施今八方顛顛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  
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  
下伏所不安今日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  
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貴  
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  
微物尚保斯質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  
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柏城子高以義為貴

恭疑暴

其符妄未  
易廖也

鮑焦感于責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  
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  
旦盟膠鬲于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  
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  
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  
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  
丹石之不奪適於陵之所當蹈柏成之所貴執鮑  
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  
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乙卯冊詔魏王  
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

三國志

魏書二文帝

七

魏主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  
是以天命不干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  
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  
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頽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  
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  
闔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獍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  
使九州幅裂疆敵虎爭華夏鼎沸螻蛇塞路當斯  
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主德  
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以皇家  
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

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効珍人神響應  
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  
禪以天下太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  
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隆降二  
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  
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  
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  
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  
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

同所一作同歡

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  
猶獵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  
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違便即  
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  
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於  
平敞之處設壇塲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  
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  
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  
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  
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

太疑大

比喻失倫  
是以漢文  
詠魏文浮

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巳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  
壇塲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  
塲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  
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土使歸既發璽書王  
令曰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  
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于善卷石  
戶之農井人無擇或退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  
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  
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太樸之不完守  
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

三國志

魏書二文帝

七

咸

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丞為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己未，宣告羣僚。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井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

逆

順

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道，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眾，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識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眾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徇

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于形骸之內而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殺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

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今日夫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艸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

壤

泉若而言  
紛紛至矣

舞以于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  
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  
未可託于高巢餘糧未可以宿于田畝人事未備  
至于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  
山未出象車莫莢未植階庭萋莆未生庖厨王母  
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  
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  
功勤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  
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  
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

無重吾不德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  
太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  
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  
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  
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  
下讓入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  
庚申魏主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  
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  
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  
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

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龔士臣毛宗奏并上璽綬 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

時

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二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初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二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



矣。顓頊受命歲在壬韋，衛居其地亦在壬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于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恠色；舜發隴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

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案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卽尊之驗在于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卽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莫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遺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

順  
天易處

以出一人  
之筆

世踰二十年過四首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  
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  
止神器當歸聖德違眾不順逆天不祥王其體有  
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  
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  
可違眾不可拂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  
若夫由卷匹夫不戴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  
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  
祇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  
奉璽書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

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  
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  
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貴必道信  
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曠其孰能與於  
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為皇夫所子而復稽滯於  
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  
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勅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  
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于斯  
乎甲子魏主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

滯

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况臣。頑固質非，一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侍中劉虞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

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于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之，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丁卯，冊詔魏主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祇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于詔冊，喻符運于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

位不可以謙讓。稽于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  
以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  
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  
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  
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  
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  
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  
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衆心。人靈同謀。又  
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  
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

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  
天時。民言協于天敘。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  
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  
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  
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  
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追  
羣后執王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  
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  
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恆。或受禪  
而不辭。不恆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

此信同體  
少變

三國志 魏書二  
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泊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歛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夫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旣沒則禍發宮庭，寵勢竝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况漢國旣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旣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

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悽悽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攝謙之志，脩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主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已巳，魏主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一聖，猥當天統。

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于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相國歆太尉詔。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

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一女。而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為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于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于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于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關。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

世撥亂則致升平。煇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于前業而始有造于華夏。陛下卽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遵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勛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替人神竝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艸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

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欵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主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王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

王一本作上非

此

德

于

承堯禪被珍表妻一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  
 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  
 以辭焉 庚午冊詔魏主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  
 六合之重猶觀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  
 如遺跡今矢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皇帝之業實  
 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色  
 而王遜位至于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  
 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勲烈  
 垂千萬載美名傳于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顓  
 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

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  
 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為上帝之臨聖德期運  
 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  
 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  
 玄主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  
 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  
 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歌謠之聲陛下  
 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  
 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  
 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



令曰可。

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五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此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

三  
王綱一本作三  
綱是

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泊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家敢不欽承上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

三國志 魏書二 文帝 三

生  
後皆邦之

譌

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  
皆赦除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  
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于寶搜神記曰宋大夫  
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  
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  
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  
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  
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  
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  
者傳而有謬也

漢帝為山  
陽公

漢官制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  
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  
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  
皇祖太主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  
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  
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  
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  
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  
理為廷尉太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  
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

魏書 卷之二十一 文帝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二十一 文帝  
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主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雉。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雉加水變雉為洛。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戴陵

佳

概

脫一作誤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

臣松之以為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比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自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為脫者也。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狗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

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內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龍翼成大魏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

魏畧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鄴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詔曰昔仲尼資太聖之木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

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今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大守公孫恭爲車騎將

尊孔子

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直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  
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  
四瀆成秩羣祀

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  
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

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  
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  
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  
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  
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

封孫權

月授楊彪光祿大夫

漢楊彪

魏書曰巳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  
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  
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  
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  
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  
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  
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  
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耻為魏  
臣遂稱足躄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為

三公上疑有一  
漢字

三國志 魏書 文帝

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  
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  
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  
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  
八十四以六年薨子脩事見陳思王傳  
以殺貴罷五銖錢

破胡

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眾將及州  
郡兵討破叛胡冶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  
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

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  
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  
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  
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  
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  
看如此也

己卯以太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一月行東巡是歲  
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  
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土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

周晉 謂周太子 晉手

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千四百出稀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桐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二月鄴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叙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

通西域

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巳校尉三月

封宗室

乙丑立齊公獻為平原王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主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息也孫權

三國志

魏書二文帝

卷

三

杜畿

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眾降

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邵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祭戰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于承光殿權邵等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邵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

外戚

軍郎將百餘人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髦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杖則親疎之授至公一



哉

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或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于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

郭皇后

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癯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禪存不忘亡也  
柩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柩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

呂氏春秋堯葬于穀林通樹之舜葬于紀市塵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

薄葬

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豈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人冒

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  
季孫以璆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  
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  
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  
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  
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  
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  
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

伐吳

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  
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  
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一妃不從延陵  
葬子遠在羸博鬼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  
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  
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  
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  
書二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  
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河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康  
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二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凡上

伐

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躡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鷓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汗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備德茂木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古雅可誦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一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

六月甲戌任城主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

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辛未校獵于榮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主芳即位改為華林

經學

五年春正月，初命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二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大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

正祀

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于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為以自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今典，是歲穿天淵池。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間民所

疾苦貧者振貸之

魏畧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土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頰鄉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畧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

命將

經略

隨車駕當董督眾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梁習

任福

段昭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醮王戌榮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訪平之其見脅畧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璽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

師自譙循淮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畧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一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二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

魏書曰殯於崇華前殿

嗟吁  
嗟一本作呼

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况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為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 郢城侯植為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

唐擗闢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其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旌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

二本作三非



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帝典闡爾無間  
 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賢乃眷大  
 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  
 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  
 惟聖質疑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  
 抗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  
 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  
 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  
 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  
 唯德是縈弗拘禰祖宅士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

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  
 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  
 根黃屋翠葆龍鱗緋冕崇麗衡統維新尊肅禮容  
 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  
 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  
 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權若涸魚乾  
 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  
 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  
 龜陵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  
 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負舊土靈

載塗一本作織  
圖恐非

醉

英其露瀝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  
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  
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鐫石  
紀勲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  
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  
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辟奉璋鸞輿幽  
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鏘頌德詠功八佾  
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  
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  
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旅

龍

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德隱鳳大行翔之疏狄  
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承太和絕  
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  
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笑笑靡瞻靡顧嗟嗟皇  
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  
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刑玄宇基  
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回陵不樹不疆  
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待來賓幽堂耕禽田  
獸望冤之翔於是俟大隊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  
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

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  
速征浮飛竟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  
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闕闕  
之長漏谷遠臣之渺渺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  
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閔闕  
塞之嶢崢顧衰絰以輕舉兮追關防之我嬰欲高  
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  
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  
微軀之是効兮其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  
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

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  
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  
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  
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  
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  
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  
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  
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

類書

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太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頒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願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二殺薄昭幸鄧通慎

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此 胡冲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典論帝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

知作能

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充豫之師戰于榮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太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

鼻

未

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咲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

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羊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

屬字疑

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其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

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  
 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  
 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  
 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  
 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  
 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撒碁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  
 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三國志

